



刻刀锋下立千仞 金戈铁马传神意

陈奕兵

在准备“无声的呐喊——鲁迅与版画”展文物资料的过程中,偶然发现了郑野夫的旧照,总觉得他眼神中透着一股锐气。在鉴赏了其版画作品后,好像这股锐不可当的气魄在一幅幅版画作品中更为凸显。

郑野夫(1909年—1973年),浙江乐清人,是一名版画家,原名郑毓英,笔名野夫(EF)、末名(明)、新潮等。郑野夫的一生历经时局动荡、社会百态,经历了从旧中国到新中国的社会形态与历史变革。正是这些,造就了一位充满生命力的抗战版画家。

本次展览即将展出的《没有祖国的孩子》《太平时势的农村生活》和《受了最名誉的伤》三幅作品让我记忆犹新,版画中坚毅的线条及栩栩如生的画面能让我体会到野夫心中流淌的真情实感。

《没有祖国的孩子》是东北作家舒群一篇同名短篇小说中的插图。

小说主要讲述了主人公果里因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失去了祖国和家园,他的父亲因带领工人到总督府进行斗争而被残忍杀害,母亲希望果里不要再过这样悲惨的生活,让他逃亡到中国东北寻找自由之路。这幅版画作品虽然没有直接描绘中国战场和中国人悲惨处境,但是却通过朝鲜孩子果里的遭遇,以异国少年为镜,映射出了郑野夫观照祖国人民深陷水深火热之中的命运,同时也让人从画面中看出了野夫内心深处流露出的炙热与爱国之情。

郑野夫对底层人民生活的所见所闻在作品中表现得十分贴切,不论是农忙场景,还是战争中保家卫国的战士,又或是饱受苦难的人民,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太平时势的农村生活》这幅作品展现了没有硝烟战火的农忙景象。在《受了最名誉的

伤》这幅作品中,两名身受重伤的战士,一人手缚绷带,一人失去了右腿,但是依然走出了坚定的步伐,他们眼神里透出坚毅,这些伤成为他们的勋章。野夫在作品中刻画了旧中国底层人民的生活状况和抗战时期前线将士的神态。他通过对人物和场景的刻画,将线条感和生动的场面融入独有的艺术风格,反映出底层人民生活的艰辛与战争的残酷,让人觉得他既是历史的见证者又是历史的记录者。

1929年,郑野夫在人生选择中走向一条别样的艺术道路,这一年他开始进行木刻创作。同年,鲁迅先生与柔石、崔真吾、王方仁等人组织了“朝花社”,出版了木刻画册《艺苑朝华》。这本画册给正在学习木刻版画的野夫带来很大影响,无论是创作还是内容,抑或是线条雕刻的技巧,他的作品都表现得酣畅淋漓或是慷慨激昂。我认为这些成就离不

开鲁迅先生对当时一众青年版画作者的启迪。“在榛莽中露出了日见生长的健壮的新芽”,这是鲁迅先生在1932年的《“一八艺社”习作展览会小引》中,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新兴的现实主义木刻艺术的比喻,而青年时期的野夫则被鲁迅先生演讲中的现实主义精神深深打动。

在抗战全面爆发后,“将炮的怒吼当作开山的霹雳,把弹雨当作甘霖”,野夫的精神犹如他的这番话语一般铿锵。从“初出茅庐”到“救亡图存”,野夫将其所继承的“新芽”精神体现于木刻艺术中,他和战友们以笔作刀锋,吹响了“刻刀锋下立千仞,金戈铁马传神意”的战斗号角。

伴随着国家的命运与民族革命精神的传递,野夫等一批又一批新兴木刻人继承了鲁迅先生所倡导的以新兴木刻为启蒙的思想。我想,只有经历过旧中国苦难的人,才能创作出一批又一批直击灵魂的佳作。

赋

陈州五老艺术馆记

张华中

世之称为老者,必阅沧桑,历磨难,积岁月,藏精神,终成大事者也。陈州之古,世人皆知。始祖播慧,圣贤辈出。文脉赓续,绵延千载。此皆文积史厚、物华天宝之故也。沐圣光,栉风雨,染翰墨,固操守,齿尊志合,和光同尘,于是便有了“陈州五老”之称谓。五老者谁?何翁仰羲,张师云生,李君钟晨,张公德生,袁氏根周是也。

何翁砚农,书界翹楚。服膺二王,中取颜柳,后师王铎、板桥、何子贞,熔百家于一炉。晚年笔力雄健,苍古沉雄。不以法缚,不求法脱。真所谓一纵自己胸襟流出者。自板桥体四条屏《红军不怕远征难》被一代伟人收藏后,更是声名鹊起,远播海内。为周口书坛的举灯者、领路人。

张师云生,隶、行、草皆擅,而以行、隶尤精。其隶书端庄俊秀、清挺宽博,体严法备、神气充盈;其行书以方括圆、健缓跌宕,内含刚柔、外展筋骨,温婉典雅,书卷气十足,唯心静手熟法稔者方能成之。

李君钟晨,以行楷立身,祖述二王,师模赵子昂之旨趣。其人也,谦谦君子,温润如玉。其书也,丰润华滋、姿荣秀出,清婉流利、中正淳和。观其书而知其沉浸于传统文化久矣。

张公德生,书画皆善。画有宋人余韵,书以颜楷为宗。作品气象浑穆、天骨峭峻,担风喝月、肉丰力沉,俨然一位老者于风霜之中,站成一棵傲雪古梅,让人陡生敬畏之心。

袁氏根周,岁月如画,丹青若诗。以白石老人、昌硕大师为圭臬,水墨相发、老辣沉穆,驻墨成块、高蹈尘外。花卉虫鱼、园蔬嘉木、牡丹葫芦、春鸭秋菊,在其笔下,无不鲜活郁勃、生机盎然。如若有深厚功力与顽童性情,怎能掩其缤纷色彩、活泼生命于宣纸之上?

斯人已矣,五老俱去。遗之墨宝遂化为后学精神之财富。当他们站在历史深处,含笑而望吾侪者,踏其足迹,秉其道义、承其翰墨、启于后人时,一定弹冠振衣,抚髯而慰耳。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寿”,信矣!

皮伟者,陈州高士也。策展达人,以画养生。其画祖述齐璜,受教家英。笔下瓜蔬虫蛾、花鸟螭螂,精致入微,栩栩如生。情系乡梓,热心公益。在叶桐轩艺术馆开馆之后,又于六艺阁上再建陈州五老艺术馆。此情也浓,此意也深。正所谓功在当代、利在千秋者也。

陈州五老艺术馆开馆之日,心有感佩,遂有片言短语,是以记。



暗香浮动

鸿雪 摄

散文

想象一场大雪

蒋建伟

渴望一场更大的寒冷。这样的冬天,没有人知道它已经来了。好像一切都还沉醉在无边的愁绪中,树叶就黄了飘了,耳旁的风刀子一阵比一阵锋利,太阳很红很远,天空中的浮云却不再那么高淡,一切“哗啦”就停止了。那么后来,冬天的静穆就不分白昼黑夜地在人们的心版上跑呀跑呀,多少白白亮亮的孩子们呵,一群,再一群,一个,一个,笑声多么迷人。这个冬夜的雪花你听见了么?

也许,醒来在第二天第三天第十几天的清晨。

十秒钟。一条直线、若干支线小黑点和一幅速写的轮廓,我把一只手掌迎向太阳,平原上的流脉竟然如此清晰,路有多窄,河有多弯,一条浅浅淡淡的地平线有多长,蚯蚓似的随着你的奔跑而奔跑,还有那么多的支线小黑点,牛马驴骡的缩小物,村庄或是城市的缩小物,但上面肯定没有哪怕一个人,比例小得不能再小了……凝视、凝视,一个上午的时间过去了,我通常都是这样回忆我的故乡的。有时候,别人的城市里,故乡就是一壶酒,一壶老酒,冬天的寒冷被一个人一口一口喝进肚子,北方、北方,向北、向北,一晃就是四季,唉,父亲说,

儿啊,我在昨夜梦见你了,你却不知道自己乡关何处。想想,我们的美丽乡愁,我们的漂泊无定,我们的一季一挂,我们的坚忍和眼泪——我们面前的老酒就是一壶幸福,喝酒更应该是一种幸福。那么寒冷呢?一个冬天的寒冷不算幸福呢?透明的雪花飘来了,大风在茫茫雪原上歌唱,翻卷起一层一层的白雾,一抬头就咽下了一口雾,行走中我们和亲人谁也望不见谁,心绪悲凉寂到了极点,喊吧,喊吧,我们真的喊出了对他们的称呼,包括随雪飘逝的一些名字。多少年过去了,我们拼命扒开厚厚的雪找到他们的时候,雪地上只剩下被冻僵了的几具尸体。雪下得可真大呀,纵然是没有被完全冻着的,也早已经被吓了个半死,成了我们身边的一两个植

物人,身上的零件也不那么完整了,时不时地要出现一些这样那样的毛病,我们总是祈望自己的讲述能够唤醒他们的回忆,祈望我们不再是他们眼前会说话的工具,幻想太多太多的欢乐,但是不能,所有的往事,所有的所有,都已经烟消云散。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我们还能再祈望什么呢,什么都不祈望了吧。

“爸爸”,我们轻轻叫出了声,父亲的无动于衷自然也在想象之中,虽然所做的这些什么作用也不起,但是叫了总比没有叫好。自己多少年以前的背叛、出走、少不更事,甚至把他们一个个往绝路上逼,泪水显得多么苍白和多余,内心的痛苦罪恶却在汹涌澎湃。太阳已经苏醒过来,我向手的背面细细看一看,看看凹下去的毛孔还有上面凸鼓的一条条青色的河流走向,忽然之间,人的一好好像只有“爸爸”这两个字了。“爸爸”,让我眼睛深处的父性苏醒,谁都无法阻止自己慢慢老去,想象中父亲的衰老也不过如此。小儿只有5岁,一次和我闹气了,指着我的鼻子说我那么坏,将来我要变成世界上最老的老头。他不知道拿“植物人”一词来比喻,只知道“老头”。我好像“呵呵呵”笑了。见我高兴的样子,儿子顿时气上加气,

他在北京一间不足12平方米的陋室里对我说:“爸爸,我……”当时,他说的话我什么也没听见,脑子里全都是父亲在豫东平原上辛苦劳作的身影,他吸烟他喝酒他发凶他滚了一身泥巴……想象中他没有借到1000块钱急得跪在爷爷的坟头哭哭哭。我两眼空空地说:“爸爸(下雪了)”“爸爸(这个冬天你冷不冷)”。妻子却听不见我说的括号里面的内容,问我冷不冷地叫谁呢,我无意识地叫你的宝贝儿子呗。我看见儿子古怪地笑了,我们都笑了,随便你开心不开心。

我们常常这样说,幸福就是一壶老酒,酒可以帮助你打开想象之翅。多少年多少事,空守着一盆炉火,想象一场大雪,想象故乡的冬天,想象在冬天里慢慢行走的任何一个亲人、任何一个朋友,想象他们走路的样子,想象他们想念我的时候应该是一副什么模样,以及小院落里一辈子也忙不完的作业,想象你……我的眼前流淌开一条大路。

这个冬天,渴望天下大雪,许多人走在大街上,走着,消失着,雪一直在下,不知道什么时候,只剩下我一个人了。

最后,连我也不剩,世界白茫茫一片。

诗歌

贺市诗词楹联学会创作基地揭牌作品选登

南歌子
都焯

市诗词楹联学会邓城创作基地揭牌,呈瘦丁先生兼寄画家张一先生。

日月寻常事,诗词律韵娇。山川市井水声香,留住时光自耕、鬓毛凋!
叶宅深深院,沙河荡荡潮。传承善信种根苗,濡染琴箫弹奏、寄逍遥!

咏叶氏庄园酒古绝三章
瘦丁

癸卯岁冬月初五,大雪初霁,赴邓城古镇酒文化博物馆出席市诗词楹联学会创作基地揭牌仪式。吟得小诗三首,呈诸方家正之。

一

沙水一泓碧,邓城出好酒。深藏小巷中,香气飘街口。

二

养在村闾里,犹如待字女。红妆赏镜前,兰质不轻许。

三

工艺几多道?夏冬酝五谷。一朝天下闻,雅事传千古。

清平乐·市诗词楹联学会创作基地揭牌仪式试笔
梅影

钟灵毓秀,谁在高歌奏?沙颍林泉君知否?绿蚁新醅驷友。

冬阳正浣溪沙,开些照水仙葩。胜地借来风势,小园恰绽疏花。

贺市诗词楹联学会创作基地揭牌
孤城

卜得林园傍古津,梗梁泥客正生春。激边今日来诗客,俱是前身洛社人。

浣溪沙·市诗词楹联学会创作基地揭牌纪事
御风

雪霁分明冬月中,虽然还拂一些风。园中感觉暖融融。美酒请将千兴满,新诗只许万愁空。而今更作两从容。

天净沙·雪中诗话
碧溪

沙河鹭影飞花,播撒满岸银沙。千古庄园诗话。公孙树下,许村烟火人家。

创作基地揭牌感怀
遥远

墙角红梅正欲开,诗花也要急登台。三杯绿蚁乘兴致,宋雨唐风踏雪来。

市诗词楹联学会创作基地揭牌杂咏
晓风

程门雪霁红阳至,沙颍河边四野新。谁植诗花留此住,来年相约满园春。

赏菊二首

韩冰

太昊陵赏菊

还有太昊陵盛开的菊

我们没能按照约定准时到达
龙湖

起伏不定的湖水仿佛此刻急切步履

难得的好天气,我忍着不说赞美的话

浪花翻过船舷,里面空无一人住在流水里的风吹响高悬的荷叶的风帆,深深浅浅的水草

深一脚浅一脚地捻回思念的雨水

提早到来的冷空气挤开捉摸不定的门把手

它们悄悄传诵着夜半的案几上秀华剪纸和张氏泥泥狗的好消息

我压下心里纵横的波涛惊讶于一个新的宇宙的诞生

像是被丰沛的雨水挤在一起从南到北,放大和传播的美不仅来自丰硕的果实

当我们到来
每一朵菊花都放声歌唱

无论我们什么时候到来,春天或者秋天

你的样子总是美的。铁架被布满花冠的木质阁楼替换

倒置的星空攀升的岩石,无边的寂静多么完整

折叠的天空,每一片树叶都有公开的身份

万丈霞光冲破眼前的景致,浓烈而抽象

我们在光芒中挑剔着自己而美也是一种危险,隐蔽的小镇,完整的庭院

拥挤的青石板,喧闹的街道它们像我们一样,在做自己的事

当我们到来,每一朵菊都放声歌唱

银杏树(外一首)

吴伟

初冬已过
你却还在迷恋深秋

凛冽寒风不忍拂过
那挂满枝头的一枚枚金色叶片

生命的尽头
你是轰轰烈烈

你在静静等待
时日不多

你想把生命拉长
不知能否等来

飞舞的雪花
了无遗憾

再投入大地的胸怀

初冬田野

风霜已经光顾

那绿色的红蓼叶
已被漂染穿上黑色的衣裳

树木早已萧疏
叶子早已归途

悄悄藏进了泥土

冬天并不悲凉
还有美景可以欣赏

那广袤的土地
换上了绿色的新装

哦,是嫩绿的麦苗
在迎风展望

它有一个梦想
想与雪花约会

牵手春天
在夏日的考验下

淬炼一地金黄

道源



本版统筹审读 董雪丹
投稿邮箱:zkbrdaoyuan@126.com